

水云

■ Shuiyun

■ 严沁系列小说集 ⑧

■ 在爱的涟漪中，
她才真正得到情的甘雨，
体味到人生的真谛

.....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Yanqin Xilie Xiaoshuaji

8

水 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云/严沁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1999.1

(严沁系列小说集)

ISBN 7-5059-3249-7

I. 水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N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7579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:00873

书 名	严沁系列小说集
作 者	严沁 (香港)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吴若竹
责任校对	宋小燕 荣荣
责任印制	董 华
排 版	今日视点文化事务发展中心
印 刷	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8500 千字
印 张	430
插 页	100 页
版 次	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249-7/I·2459
全套定价	730.00 元 (15.50 元)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Yanqin Xilie Xiaoshuoji



严沁——备受海内外华人爱戴的知名作家，著有百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。她写情：爱情、亲情、友情，以至种种世间情。作品散发着她触感而生的情爱芬芳，教万千华人读者尽陶醉于她小说的爱情世界。

1. 梦中缠绵
2. 爱神的影子
3. 让我飘过
4. 不归路
5. 夜是温柔
6. 孤 浪
7. 情在深时
8. 水 云
9. 沙峇玫瑰
10. 流水不再浪漫
11. 悠然此心
12. 轻舟激浪
13. 云外千峰
14. 茫茫路
15. 千帆尽处
16. 殒 星
17. 冬 绿
18. 桑 园
19. 菩 提
20. 心 影
21. 草 浪
22. 常在心头
23. 烟波千里
24. 摘 星
25. 缘 起
26. 晨 星
27. 雪在流
28. 逝
29. 夜 露
30. 簾卷西风
31. 该不该让他知道
32. 今生若比永恒长
33. 斯人独憔悴
34. 灯影之外
35. 故人风雨
36. 风里百合
37. 无 怨
38. 绿色山庄
39. 无歌的幽谷
40. 静听寂寞
41. 最后的温柔
42. 黑色太阳
43. 凝香泉
44. 浪里滔滔
45. 光年中的一瞬
46. 世纪末的故事
47. 当你沉睡时
48. 如果她不知道
49. 拥抱寂寞
50. 你的抱歉说得太迟

一

一场暴雨刚过，不很平坦的公路上积起一滩滩的小水洼，像造物主在地上撒下了一把把圆圆的小镜子，反映着被雨水冲得更清亮的阳光，扬起一天的希望。

公路的一端通向一个宁静的小镇，另一端通向无尽的远方——不是吗？小镇上可有人见到公路的尽头？宁静的小镇有个别致的名字叫“圆溪”，当然不是说镇上有条小溪是圆形的，也不曾出了个叫圆溪什么的伟人，而是小镇的四周环绕着一条清澈的小溪，圆溪的名称由此而来。

圆溪镇除了宁静朴实还厚道，看那镇尾香火鼎盛的庙就知镇民厚道——那个庙是镇民自己出钱使香火鼎盛，不止如此，庙里还收留着一些无依无靠的老人，使他们在风烛残年中有个栖身处，在这个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时代里，不是厚道是什么？

世界的潮流不曾影响他们，社会的邪风也不曾吹到这儿，就算稍微奢侈，繁华的新事物，都不曾来到此地。或者——是那圆溪环绕着保护他们吧！他们过得与

水 世无争，他们过得悠闲自在！

云 惟一的特别处，圆溪很少年轻人，新一代都喜欢
2 向伸展着无止境的公路另一端发展，出外读书，出外谋生，似乎就不再转回头了。越过环绕的圆溪而来的，只是些信件，只是些问候，关怀，或是些钱——总之，圆溪的宁静，朴实被保存下来，完整地保存下来了！

只是——

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几乎没有人能记得了，似乎是三个月，四个月前，似乎是半年前，每逢月尾，每逢黄昏，无论大风大雨，无论烈日骄阳，那个男孩子，那辆摩托车总扬起了大片灰尘，冲破了圆溪的宁静而来，沿着公路直到镇尾，直到那庙前！

他是谁？他来做什么？渐渐的，引起了镇民的注视。看他那身打扮，看他那种神情，看他那副模样，他是个属于大城市的时代青年，与圆溪格格不入的一种人，他总是来——不会引起什么麻烦吧？

他每次到庙里留下一些钱给主持方丈，交待几句话就默然离开。方丈说他是送钱给寄住庙中的一个老人，既然只是送钱来，镇民开始安心些，虽然这年轻人一脸的惹麻烦模样，相信也不会出事。

他又来了，就在暴雨刚止的时候。

摩托车溅起无数水珠，像碾碎了一地的小圆镜，抛起一片碎玻璃，好美！美得很残忍。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紧身衬衫和一条很旧的黑牛仔裤，显得风尘仆仆。黑色的衣裤都淋得湿漉漉的贴在身上，头上的白色硬帽压得

好低，看不清他的脸孔，只觉得——莫名其妙的觉得他很疲倦！

摩托车直冲到庙前才停止，几个上香的妇人偷眼望他，哦？帽沿下还有一副大大的浅茶色太阳眼镜，根本看不见他的脸——是故意不给人看吧！

像往常一样，他把钱交给主持方丈，犹豫了一秒钟，终于什么都不说的转身就走。

“乔——”方丈出声叫住他。

他猛的一个转身，打断了方丈的声音。

“你——叫他保重！”他说。然后，头也不回的冲了出去。立刻，传来摩托车怒吼而去的声音。

方丈摇摇头又点点头，终于不再出声的转身进去。

长街上，摩托车风驰电闪的往前驶，排气管中冒出来的仿佛是年轻人心中的郁气。浅茶色眼镜下隐约可见一对郁结着的浓眉，压得人心头沉重。

转一个弯，前面就是圆溪镇了，出了镇，他又要开始漫长、无止境的征途了。一蓬水花飞溅起来，弄花了他的眼镜，他放慢了车速，停在路旁预备抹眼镜，就在他用手取眼镜的一刹那，他看到一个人。

一个似乎不该属于圆溪这地方的人！

是个女孩子，神韵很特别的女孩子！她站在一栋古老巨大的庄院门前，看不出是要出来或是要进去，她就那么站着，站着迎着他陌生，好奇的视线！

互相打量了几秒钟，只是几秒钟，他重新戴上眼镜，发动马达疾驰而去。似乎——很平常的一件事，平

常得就像你在街上看见了无数个女孩子，心中已不复记忆！但是——那个站在庄院门前的女孩，却在他脑中留下一个强烈得忘不了的印象，那印象是那么特别，那女孩——她那对眼睛中射出的光芒，静得像一泓死水！

年轻女孩的眼光像死水？怎么说得通呢？但他心中确实如此想着！

摩托车冲出圆溪镇上的小桥，他忍不住回头望望，女孩子已不见踪影，仿佛被那巨大的庄院吞没了。转回头，他开始一心一意奔向前面的道路了。

他是个很少回头的人，不知道刚才为什么会回头，那是十分自然的情形，就好像一个微笑，一次呼吸般自然。回头了，却看不见什么，心中当然免不了轻微的、莫名其妙的失望！

车行了一阵，轻微的失望消失了，他又一心一意的驶向前方！前面漫长的道路上有许许多多的未知事物等待着，他的目标更在那未知的背后，他何必为那不关己的事而分心？他要往前奔驰，直到天的边缘，直到路的尽头！

他去了，像天空中一朵移动的云，移动着，浮游着向前，向前——却没有一定的方向！

然而，那个女孩子真被巨大的庄院吞噬了吗？不，当然不是，当男孩子的摩托车驶过之后，她就走上马路转一个弯，漫步在长街上。

她是安静的，沉默的。

圆溪镇的人都认识她，都尊敬她，也有点怕她似

的，她这么一路往前走，人们都用怯怯的眼神偷偷看她，连招呼都不敢打。她也不在意，目不斜视的走着，走着，终于停在庙前。

庙里有个和尚看见了她，急急忙忙走出来，一脸恭敬的模样。

“大小姐来了，请进，请进！”

女孩子漠然递上一个装着钱的信封，摇摇头，轻盈地走开。

她走得那么轻盈。她那么瘦，那么脱俗，似乎不带人间烟火味。她总爱穿白色衣裙，给人一种精精灵灵的感觉。最特别的是她那又深又黑的眼睛，安静有如一泓无波的水——连涟漪都没有。她看来那么年轻，她不该这样的！

她是水樵，那巨大庄院主人的独生女！

她慢慢往庄院走去，宽松的白色的衣裙内隐约可见的是她纤柔的身材。她瘦，却不露骨，不曾给人满身骨头的感觉，而且她白，她美，美得我见犹怜，美得令人看不见她身上的其他缺点。

可是她太沉默，太漠然，令人不敢亲近。何况，她还是到过公路另一端、读过大学的人，读大学的人必定有学问，普通镇民哪敢高攀？

走近庄院，她呆住了。明明已经离开了的骑摩托车的男孩怎么回来了？他正若有所思的望住庄院出神，显然并没有看见她回来。

她皱皱眉，有些厌烦，这些所谓的时代青年，就是

水 这样的直截了当？看见一个女孩子就不问青红皂白的乱
云 追一通，算什么新潮玩意？他们懂得爱？懂得感情吗？
6 或是只会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嘴里乱嚷嚷？

她目不斜视的绕过他，走向庄院大门。

“咦？！”好低沉的声音。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“我该在哪里？”她眉毛一扬，静如止水的眼睛连一丝光芒都不闪。

他很自然地取下浅茶色的眼镜，深沉的黑眼睛中闪动着一本正经的问号——他不是开玩笑，他像在研究什么令人困惑的问题。

“我以为你被这幢又巨大又古老的庄院吞噬了！”他说。

她再皱皱眉，为他这句古怪、飘忽、莫名其妙的话，也为那浓眉，那深邃的眼和那跳动着的问号。他或者不是个无聊的新潮青年，是个念书念成痴呆的人吧！她想。

“你听过庄院房屋会吃人？”她问。

世界上没有不起波的水，但她的眼睛——是盛放在透明玻璃盒里凝固的水——冰吧！她冷得令人不其然的往后退。

“没听过！”他认真地回答。是个相当稳重的人呢！
“不过——我感觉过，刚才！”

她的眉头放松了，他只是个怪人吧！

“这是你回转的原因！”她问。

“是！”他点点头。

“不是因为你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孩？”有一丝很浓的嘲弄味道。

他似乎很感意外的看她一眼。

“你以为自己很漂亮？”他反问。

她难堪了。即使静如止水，也忍不住陌生人如此这般奚落的话。不过，他看来很正经，不像作弄。他令她答不出话来。

“我只觉得你特别，”他又接着说。“特别得不该属于这种地方！”

“这种地方！”她重复一次，像回味着这四个字。

他再看她一眼，惊异的眼光浮现了。

“原来你的确很漂亮！”他说。

发动了马达，戴上眼镜，他加速而去。

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似的，刚才的对话已在空气中消失，萍水相逢的人，怎能要求他们互有记忆？

他连人带车已消失在圆溪镇上，他也许会再来，但不一定会再来，下个月尾或更久一些，他可能再来，但——对她来说，这些全无意义，这世界上的任何人，任何事都对她没有意久，她只是一池静止的水！

她也知道，他也不会再念着她，那个神情奇怪的男孩不会关心任何女孩，他心中只念着那些令他困惑的问题，她看得见他眼中的问号，他只不过怀疑她被庄院吞噬了，吞噬？！多可笑的事，然而那男孩——

她心中掠过一抹奇异的念头，他像一朵云！为什么像云？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感觉就是感觉，还有什么

水 原因呢？或者——他飘忽吧！

云 她慢慢走进庄院，轻盈地穿过一片树林，走上古屋

8 “妈！”她招呼。对母亲，她也是那样漠然。

“你去散步？”母亲问。并不热烈。

“嗯！”她径自往屋子里去。

“樵儿，我听见你在跟人讲话！”母亲在她背后说。

“你听得见，站在这儿？”她霍然转身。

“我听得见！”母亲神色不变。“是个男孩！”

水樵想一想，深深的黑眸透着智慧。

“我不认识他！”说完，她消失在门后。

“他也不认识你！”母亲说。也跟着进来。

古老的房屋，古老的家具，虽然巨大的庄院，却看不见富裕，因为即使是古旧的一切，也未见讲究！

“钱交给方丈了吗？”母亲像她的影子。

“没见到方丈，”水樵看母亲一眼。“我该见他吗？”

母亲不回答，却转眼窗外。

“暴雨又要来了，”她说：“好一大片乌云，方圆十里的地方怕都有雨！”

水樵很想问一句“那又怎样？”忍了一下，终于没出声。她明白母亲的意思，母亲不相信她和那摩托车上的男孩子不相识，母亲故意这么说的，想试试她关不关心。

水樵倒杯水，坐在藤椅上慢慢啜着，她的眸子停在杯中的水面上，眼光凝定，水波却浮动。

母亲等了一阵，直等到外面的暴雨真的落下来，才慢慢地走开，她仍是不信女儿。

这是对奇怪的母女，不是吗？就连她们之间的对话都那么奇异，竟听不出感情的成分，怎么回事？

母亲一离开，水樵立刻放下杯子，移坐窗前。

她就那么动也不动的凝望着空中雨水，凝望着地上水洼，凝望着天空急速流动的浮云，眼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活跃的，是移动的，是充满生机的，她——

她却是安详的，静止的，死寂的！

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她才二十三岁，她为什么会这样？她那模样，像走完了整个人生道路般的净化，像看透了世情般的透彻，她——为什么？

暴雨又止，特别清亮透剔的阳光又洒下来，阳光虽清亮透剔，却点不燃她眼中光芒，打不开她封闭的心扉，她——

静如止水！

* * *

从圆溪到台北，风驰电掣的摩托车只需要四十分钟，乔以又回到了令人烦躁的城市。

他停在敦化南路一幢四层高的公寓前面，用钥匙打开了楼下一个大红门，推着摩托车进去。摘下帽子，取下眼镜，还不曾透一口气，他看见石阶前的一个盛装丽人。

“你到哪里去了？”漂亮的女孩子总有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。她叉着腰，脸若寒霜。

“出去走走!”他皱皱眉,还是回答了。

不戴眼镜,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的脸,很性格,很冷漠,也很困惑,他不能算最漂亮的男孩,却很特别,特别在那张二十多岁的年轻脸上竟有风霜!

“到哪里去走走?”女孩子没好气的。

“你最好别问!”他越过她,径自进去。

“站住,乔以,”她叫起来。“你以为可以瞒得住我?看你车子上的泥巴,你又去了圆溪,是不是?”

乔以浓眉一掀,几乎忍不住那股冲来的怒气,看见她那张画成七彩的脸,怒气一下子泄了,变成一声叹息。

“算了,安妮,别为这件事吵了,你回电视台上班吧!”他忍耐着。

他的忍耐和直认不讳反而激怒了他,她尖叫着跳起来,一副执掌生杀大权的女王模样!

“你真去了圆溪?”她指着他的鼻尖。“你竟敢瞒着我又去那鬼地方,你说,你说,你到底是什么意思?你故意不听我的,是不是?”

“安妮——”他不耐烦地制止她,脸上的困惑更浓。

“你又送了什么去?钱?是吗?”她睁大了眼睛,恶狠狠地瞪着他。

“是!我送了一千块钱去!”他点头。

“一千块钱?”她夸张地挥动着闪闪发光的红指甲。
“你钱多?要给那老不死的——”

“安妮!”他的怒气又冲上来,是她太过分了。

“乔以！我不原谅你！”她提起长裙往外走。“上班的时间到了，等回来再跟你算账！”

扬一扬头，她大步去了。

大门“砰”的一声反弹回，他也长长地松了口气，倒卧在长沙发上，他再也不想动弹。

刚才只是身体疲乏，和安妮一阵争吵，他觉得自己身心俱疲！为什么安妮不能和他好好相处呢？天下还有另一对总是吵闹的夫妻吗？

安妮是他的太太，是漂亮的电视节目主持人，是出名的歌星，也是许多人的梦中情人和偶像，更是个骄傲、任性兼坏脾气的女孩！安妮以前并不是这样的，未成名前，她很温柔，很乖，虽然常使小性子，心胸也窄些，但却不是毛病，哪个女孩子不这样呢？

她是个十分聪明的人，她的成功是她自己努力挣来的，她有权享受成功的果实，但——成功却使她改变，变得不再是以前那个安妮！以前的安妮爱家，爱丈夫，现在的安妮却爱掌声，爱观众！

成功未必是好事，是幸福，对吗？尤其像安妮这种女孩，从困苦、卑微、阴暗的角落里，一下子站在富裕、欢乐、光芒四射的台上，在心理状况、在情绪方面都不易控制，不胜负荷，以致她变得令自己都陌生起来！

乔以很明白，很了解这种心理，他一直在忍耐，在包容她，他们因相爱而结合，他不能因为她的成功而影响夫妻感情，他一直认为她的改变该是暂时的。安妮已

水 是大人，她该慢慢设法来适应这种生活上的改变，他希望有一天能恢复以往平静、温馨又甜蜜的生活！

云 但是，能吗？这些日子来，他越来越怀疑了，安妮似乎更骄纵，更蛮不讲理了，她的口吻，她的行动，好像把乔以当成了她的附属品，然而，丈夫是附属品吗？相信任何稍有志气的男人都不能忍受的，何况乔以！

12 乔以，二十七岁，从外表看，他仍像一个不修边幅的学生、助教什么的，你永远不会想到，他主持着台北最大、最出名的一间画廊。他是一个画家，一个作家，一个思想家，一个真理的搜寻者；他的兴趣，他的爱好，他的天才是多方面的，他永远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也不愿固定形式，他说过，通向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道路不止一条，他要尝试着在每一条路上培植些美丽的花朵。

但是，理想越高的人路越难走，心灵也越是空虚，精神也越是痛苦，曲高和寡，当他发现在人生的道路上竟无人相伴相扶，那份孤独就令他痛苦至——枯竭！好在他有一腔比任何人都多的爱心，除了爱至真，至善，至美的理想外，他也能爱人！

他爱安妮，那是爱情！他爱父母、弟妹，那是亲情！他爱小蓝，那是友情！

想起小蓝，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，不能像个颓废者般躺在这儿，像小蓝那样，她都能充满希望的生活着，他怎能任叹息包围着自己，安妮是太太，那是不可改变的事实，再忍耐一阵吧！或者——

他甩一甩头，不必或者了，人生旅途中总有挫折，挫折过了之后说不定就是坦途了，他该有信心，用爱支持的信心！振作起来去看小蓝吧！

重新推出摩托车，五分钟的路程，他到了仁爱路上的小蓝家。

白色的镂花铁门里看得见园中花木扶疏，一幢小小的白色平房，式样好特别，四周围绕着宽阔的走廊，据小蓝说是美国南部农庄式房屋的特征。小蓝就坐在走廊上的矮矮秋千架上。

乔以放好了摩托车，轻手轻脚地走向小蓝，还不曾走上长廊，小蓝已经发觉了。

“是乔以吗？”她微微地侧转小脸。

乔以心中涌上一阵说不出的感觉——似激动，似心酸。他伸手按着走廊的栏杆，一翻身跃过去，站在小蓝面前。

“你怎么知道是我？”他扶住了她的肩。

小蓝仰起脸儿，空洞、呆滞的眼光掠过他。

“我听见你的脚步声！”她微笑。

她不是特别美的女孩子，却很清纯，有一种普通女孩子脸上难找到的真稚。

他端详她一阵，忍不住轻轻叹息了，这样的女孩，为什么上天使她看不见世界？使她生活在黑暗中？“你为什么叹息？”小蓝的笑容消失了，伸出修长细致的手指在他唇边摸索。“你没有笑容，你不快乐？”

“小蓝——”他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。“我只是